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  
第三十五回 黃鄉紳連遭橫逆 梅俠士一怒揮拳

話說賴嘯吟向勞有義道：「既然你答應了，我也不好再說什麼，早點子拿了錢來，我們就把網巾假髻還他。」楊穩婆道：「銅錢現在總來不及，明天我到庵裡去拿。」

次日，楊穩婆到慈雲庵，見了夢曇，從容說出勞賴撞破之由，妙相買和之議，或可或否，請為一決。夢曇聽了一徵，半晌才道：「丟掉幾塊洋錢，買個安靜，倒也罷了。不過三百塊，好似太大點子，洋錢究不是蘿蔔片兒，切切就是一盤。」

楊穩婆也不致辯，連應是是。夢曇道：「這會子，自然一概要拜托媽媽了。其中倘有可以減省之處，悉憑媽媽大才斟酌的是了。」

楊穩婆見夢曇很有懷疑自己的意思，遂道：「曇老師太，我也無非是為好呢。」

俗語說熱心人招攬是非多，這話真是不錯。夢曇本是個老奸巨滑，見楊穩婆這麼說了，恐怕事情變卦，忙轉語道：「媽媽，你不要多心，我並沒有怪你呢。不過洋錢這東西，拿進門，多做多，總不會嫌多；拿出門，少做少，總有點子不捨，這是人人如此的。我說錯了句巴話，你總不可見氣。」

楊穩婆見他這樣說了，自然也只好不響。夢曇忙差人費公館去。請王阿根，交待說有很要緊很要緊的事，無論如何總要叫他馬上來一趟。阿根見說，果道有甚急事，跟著來人就來。夢曇把此事向他說了，叫他快去張羅銀子。阿根義不容辭，急到祥記見春泉如數拿著三百塊錢，重到慈雲庵，交給夢曇。夢曇轉交給楊穩婆，楊穩婆拿了家去，一會子，又來了。阿根幸還沒有去，問他為甚又來？楊穩婆道：「這二十塊洋錢，說是不好用，叫我來調換。」

阿根接來瞧時，見是北洋龍洋，詫道：「一般的洋錢，怎麼就不好用？」

楊穩婆道：「北洋銀圓，上海是不通用。」

阿根道：「英洋是外國的，怎麼反又好用？」

楊穩婆道：「這個我可不知道。」

阿根無奈，只得重到祥記，向馬靜齋調換。春泉道：「北洋銀圓怎麼不通用？銀子成色又不歹。我記得前天到藥房裡去買魚肝油，計價三元四角，我身邊只有四塊龍洋，叫他們找出來，藥房裡伙計把四塊錢反覆瞧看，挑出一塊北洋的，叫我調換。我此時身邊沒有別的洋錢，向他婉商，可否通融用一用？那伙計定管不肯，我道，這樣罷，這塊錢暫時抵一抵，少停拿了角子來取贖。店伙道，那個不成功，你這會子說來取贖，停會子不來取贖起來，又怎樣，我又不認識你，到那裡來尋你？我詫問北洋銀元，四角錢都值不到麼？店伙道，上海既然不用，就一個錢也不值。我心下不勝詫異，中國自鑄的洋錢，在自家國境裡頭，會得一個錢也不值。」

靜齋道：「中國事情，本都是解釋不來的。」

阿根見春泉和靜齋只顧談天，心下萬分焦躁，好容易等他們談天談罷，才拿著洋錢回去。靜齋道：「阿根拿洋錢去，什麼用場？」

春泉皺眉道：「不要去談他了。」

忽見老司務進來道：「馬先生，外面有個人，請你出去講一句話，叫他進來，又不肯進來。」

靜齋道：「是誰？」

老司務道：「不認識。」

靜齋道：「你可問他過姓氏？」

老司務道：「我問他，他不肯說，只說請馬先生出來自會知道。」

靜齋疑惑道：「是誰，這樣鬼鬼祟祟？」

春泉道：「你且出去瞧瞧，想來此人，必有很要緊的事故。」

靜齋聽說，跟著老司務走出大門，見牆角邊站著一個鬚老官。那人一見靜齋，趨步上前，口稱靜哥，還認得小弟麼？靜齋一呆，細細打量那人，覺著有幾分面善。只見那人二十左右年紀，滿臉的煙容，瘦得眼眶都陷了進去，穿著件竹布長衫，舊的已不成樣子，顏色不像藍又不像白，前後補釘倒打上了八九個，從領圈裡望進去，裡頭也不像有甚短衫襯著。下身穿著已經變成灰色的白洋布褲子，那襪子也與褲子差不多顏色。一雙鞋子倒是京緞的，不過頭上已開了兩個眼珠子，大約是垃圾堆裡頭搜羅來的。短髮已有近寸來長，太陽穴裡倒還貼上兩小方頭痛膏藥。靜齋瞧了半天，失聲道：「你不是我譜弟黃子英麼？怎麼會弄到這個樣子？」

黃子英道：「一言難盡。靜哥，你這裡可有隱僻點子的地方，我同你談談。」

靜齋道：「就到我店裡去罷。」

子英道：「我身上這個樣子，自己覺著不好意思。」

靜齋道：「不要緊，店裡又沒什麼外人。」

子英道：「貴同事見了，不要笑話的麼？」

靜齋道：「不妨不妨。」

子英見說，跟著靜齋進內。眾伙計見老大先生同著這麼一個鬚腳生進來，便都在背後做嘴做臉。靜齋只當不知，直請黃子英到帳房中坐定，問他為甚弄到這般地步？子英道：「我們黃姓，在湖州總算是第一個大族，遠房近支，並算攏來，有到四萬多丁，遠近各姓，那一家比得我們上？說起老鄉紳來，總是推著我們。現在卻衰敗得不成個樣子了，闔族房派共分二十三房，我們這一房是第三房。敝族的制度，每一房立一個房長，凡一房裡的事務，統由房長管理。這二十三房都是老房，老房裡還分出各小房來，各小房也各立有小房長。管理一小房事務。小房裡再分出小小房，立有小小房長，管理一小小房的事務。敝族二十三房，每房裡共有八九個小房，每個小房裡，共有六七個小小房。族制是小小房統於小房，小房統於老房，老房統於族長。其實小小房的事情，族長很是隔膜，都由小小房長一個兒決斷施行。各家子弟有什麼爭端，又不能超過小小房長小房長，徑到老房長跟前來告訴，族長是更不必提起了。敝族合族一二百個小房，一千五百多個小小房，各房的房界最是嚴不過，這個小小房瞧到那個小小房，就同別姓人家差不多，痛癢從不相關，榮辱從不相顧。所以敝族房族雖大，說穿了，竟是一千五百多個小族呢，形勢渙散得同散沙一般，這就是敝族衰敗的第一層緣故。再者敝族族長的權柄至尊無上，各房長各小房長各小小房長，也同族長差不多尊貴。各房裡的子弟，任你怎樣聰明才智，一點子主都作不來。就有好法子好計策，家長房長終不肯聽一句半句。這就是敝族衰敗的第二層緣故。有這兩層緣故，所以已經敗得個不成樣子了，不要說兄弟藍縷到如此，敝族裡子弟，那一個不同兄弟一樣，走出來都是拖一片，掛一塊，窮得像化子，憔悴得像癆病鬼，那裡還有紳衿人家氣派？」

靜齋道：「貴族不是湖州著名的首富麼？田房屋產，占了府屬八分之一，就金珠首飾，古玩玉器，拿出來變賣變賣也值到幾百萬銀子呢。貴族怎麼會患窮，貴族的家計怎麼會敗盡？」

子英道：「家產不論多少，總要有人經理才好，總要經理的人懂得家政學才好。敝族的家產，一半是經理不得法，烏裡烏糟烏光的，一半是被鄰舍人家硬占軟騙奪去的。」

靜齋道：「像貴族這樣的聲勢，還有人敢來占奪產業麼？那真是奇聞了。記得令先祖那時聲勢喧赫，不論什麼人家，聽見了黃

氏宗族四個字，嚇得什麼似的，都要讓你們一步呢。那時與你們通譜認族的也有好多家呢，就像東鄰韓姓，劉姓；南鄰綿性，越姓，宣姓，都把孩子過繼給貴族，借著過房親勢力，保護保護，免得豪強欺侮。這時光，貴族的勢力不但能夠保全本宗，還能夠兼庇外姓隆盛，真是隆盛到個極頂。」

子英歎道：「不要談起了，現在的家世，與祖宗時代相比，差了不知有多少。我們死下去也差見祖宗臉子呢。」

靜齋道：「你們這樣的大族，那裡會一窮就窮。俗語說的好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。想來現在也不過是拿著金飯碗討飯，不知變計罷了。如果整頓起來，那口苦飯總有得吃的。」

子英道：「恐怕已經晚了呢。現在四五家豪強都已計議定當，要瓜分我們家產，不日就要動手了。闔族的人，卻還喝酒的喝酒，賭牌的賭牌，看戲的看戲，寫意得沒事人似的，你想那裡還會好？我的祖宗不知作了甚麼孽，會生出這班敗家蕩產的不肖子孫來。也或者家運使然，我真是再也想不出這個緣故。」

靜齋道：「貴族當時盛極的，怎麼蕭索得這般的快？」

子英道：「敝族在湖州東門外聚族而居，一竟很太平，六年前，忽搬了一家姓白的人家來，這姓白的是個暴發戶，聽說是山西人，敝族裡人素來不很喜歡同外人交接，張長李短越發不喜預聞，所以雖在鄰莊，沒有通問過一遭兒。他們吃他們的飯，做他們的事，過他們的日子。我們吃我們的飯，做我們的事，過我們的日子。靜哥，這姓白的搬到鄰莊居住，原不懷什麼好意，只可惜我們沒有仔細，不曾提備他是了。」

靜齋道：「姓白的竟不是好人麼？」

子英道：「這姓白的你道是誰？就是現下鼎鼎盛名的白食鬼呢。」

靜齋道：「噲噲，白食鬼是個著名的惡霸，心思十分刁深，手段十分狠辣，從前幾家舊家，像印姓、宗姓、洪姓，都敗在他手裡。」

子英道：「可不是麼，姓洪的子孫差不多消滅盡了，印宗兩家的後代，現都在白家裡充當底下人。自從白食鬼搬了來，我們就沒有安逸日子過著過。」

靜齋道：「貴族是素來不惹事的。」

子英道：「我們不惹上去，他惹上來，可怎樣？」

靜齋道：「他怎樣惹上來？」

子英道：「有一天，白家裡兩個孩子，闖到我們莊上來玩耍，不知怎樣，和本莊上孩子打起架來。這裡人多，他們人少，白家兩個孩子吃了虧，跑回去哭訴大人，說被黃莊上人欺侮了。白食鬼本是巴不得有事的人，聽說孩子給我們欺侮了，馬上叫老婆到我們莊上來交涉，說孩子給我們打傷了，要我們拿出養傷費去，還要懲辦自己孩子，還要立一個約，以後白家裡孩子到我們莊上來玩耍，須要我們擔任保護之責。我們當時聽了這種無理取鬧的話，那個有工夫理他，這婦人見我們不理，頓時放出蠻悍手段，敲台拍凳鬧一個不休。直鬧到族長房間裡，族長素來怕事的，見這婦人如是悍潑，不便同他計較，就答應了他，圖一個耳根清淨，約也立了，孩子也懲辦了，養傷費也出了，這事總算過去。」

靜齋道：「照理你們也應加上一筆，黃家的孩子到白莊上去玩耍，也要叫他們保護，方才公允。」

子英道：「能夠這樣就好了，無奈我們家法，自己孩子從不許到別家莊上去玩耍，所以只有我們保護人家的約，沒有人家保護我們的約。這個約一立，我們莊上從此多事了，白家孩子，便成群結隊到我們家裡來玩。他們的孩子偏是頑皮異常，玩得地方玩，玩不得的地方也玩，種著的花草樹木，擺著的骨董古玩，任意取動，可厭得要命的。呵斥了他幾聲，就哭喪著臉回去挑唆父母出場，說我們欺侮了他，孩子的父母又來向族長噪聒。族長回他，你們的孩子頑皮不過，不能不呵斥一兩聲。姓白的道，既然我們孩子頑皮，我就派一個人來管束管束，果然有甚不是，我們派來那人自會教訓他，兩家孩子倘有拌嘴等事，兩家家長會同判斷，誰家的孩子就照誰家的家法處治，各人各管各的孩子。」

靜齋道：「住在人家家裡頭，管教自己孩子，世界上從來沒有這門理數。你們可曾答應他沒有？」

子英道：「我們族長是個好戶頭，也不問問闔族子弟，就這麼馬馬虎虎答應了。從此我們家裡，便多了個不三不四的惡客。這惡客真是惡不過，因族裡大人小孩受盡他的累。白家派來管理小孩的那人，蠻橫得不堪理喻，我們孩子和白家孩子有拌嘴打架的事，告訴到他跟前，他總偏護著自己孩子，說白家是家教人家，孩子出來都是管好了的，從不會惹事，你們不欺侮他已經夠了。我們孩子倘有了點子過分舉動，他就逼著我們家長，要當面打給他看。家長駁了他一兩句，他就說家長偏護著自己孩子，不講理性。我們退讓一步，他就進占一步，我們愈退愈後，他們愈進愈前，弄到這會子，我們的家差不多是他們的了，要怎樣就怎樣，凡我們各種值錢東西，他瞧得中意就拿去。面子上說得很好聽，我向你們借用一借用，租用一租用，我們答應得略略遲一點子，他就說我們不顧交情，有意和他嘔氣，男男女女一大群子，打上門來，逢人便毆，遇物便毀。靜哥，我們是詩禮人家，這種野蠻舉動那裡經得慣？弄他們不過，只得同他講和，講和下來，總是賠禮認不是。所以每講一回和，姓白的氣儘便漲起了一寸。最好笑不過，就是借款一樁事。」

靜齋道：「甚麼叫做借款？」

子英道：「白家裡人見我們房子舊了，便勸我們翻造。我們回他翻造原是好事，只是眼下木料貴不過，我們沒錢，想緩一下子。他也就道，沒有錢不要緊，我們借給你，房子舊了，住下去是有礙衛生的。我們聽了，只道他是好意，那裡知道寫起借契來，他便要載上許多款子：一、造屋所用水料木料，須向白姓所開磚瓦行木行裡採辦；一、所有工匠，須由白姓舉薦；一、借款須用物件抵押，即以造好的房屋抵給債主；一、俟本利收清，即行交還；一、立契之日，即行起息。靜哥，你想罷，這種契據我們受虧不受虧？」

靜齋道：「水木料他家舖子裡買，是先替他銷掉一票貨物了。造好了房子，就把房子抵給他，是這座房子差不多替他造的了。他白住了新房子不算，還要你們給利錢與他，這算盤未免太精工了。」

子英道：「倒不是麼。造房子還好，弄到後來，娶老婆也是這麼辦法了。敝族中子弟，有年已弱冠，還沒有娶老婆的，他就說，我借錢給你，娶個老婆，娶了家來，就把這老婆抵給他，卻還要貼還飯食費。」

靜齋道：「笑話笑話，我聽也沒有聽見過。」

子英道：「這還不好笑呢，最好笑的是姓白的到了我們家來，心心念念要占奪我們的家產，向人前說起來，口口聲聲保全黃氏家產。你想我們的家產干他甚事，卻要他費心費思？今天說要保全，明天說要保全，現在索性說我們教訓孩子不得法，經理家政不得法，要派人來替我們代辦了。」

靜齋道：「姓白的這樣沒道理，為甚不到衙門裡去告他一狀？」

子英道：「這惡霸神通廣大，縣裡府裡，都和他通同一氣，就告到當官，也不見是准，而況我們族中，心志是不齊的，各人只知顧累自己私室，公家的事情，素來不放在心上，別房裡受累，只要礙不著自己，就沒工夫來管理了。幾個沒志氣的，還要拍姓白的馬屁，同他認過房親，兩個過房給姓白的孩子，便仗著姓白的勢力，反倒欺侮自己同胞，好似自己身子不是姓黃生的。」

靜齋搖頭道：「這真沒可救藥了。」

子英道：「還有樁事情好笑呢。前年子，我們因受姓白的累，受得再也忍耐不住，闔族中子弟，便大開宗祠，會議對付之策，議了好半天，議出一個辦法來，大家說，我族的壞壞在族長一個兒辦事，沒人幫他的忙，現在我們當立一個族會，各房裡公舉出聰明才智的子弟，充當會員，一應事務，由會裡議定了，呈請族長核定施行。家法也重行改過，黃姓子孫，務須破除房界，一意為

公，萬不可稍存自私自利的意見。」

靜齋道：「這樣好極了。」

子英道：「好麼？那知我們到族長跟前去請願，族長說我們孩子氣，不懂事情，倒大大申斥了一會子。」

靜齋道：「這事就此不成功麼？」

子英道：「那時間，族中子弟的心志堅不過，竭力請求，總算爭到一半的地步。族長應許了九個月的預備，說等預備工夫做到了，你們果然有辦事的本領，才應許你們立族會。靜哥，敝族現在的情形，那裡還等的到九個月？等到九個月，恐怕已經敗盡了呢。」